

史記志疑

史記志疑卷五

梁玉繩

始皇本紀第六

見呂不韋姬

案姬者周姓古時男子稱氏婦人稱姓齊姜宋子亦猶然也

姬是貴盛之族故後世以爲婦人美稱

說見詩陳風疏

得通言之已

屬假借不知何時又稱妾爲姬其誤蓋始于周末史公亦隨

俗書之事之流傳失實往往若是宋葛立方韻語陽秋及宋

葉夢得石林燕語與避暑錄話嘗論及焉至宋徽宗改稱公

主爲帝姬見宋史本紀尤屬笑柄

名爲政姓趙氏

案秦不當氏趙政當作正竝說在秦紀

年十三歲

史記志疑

卷五

案周禮太史職注中數曰歲朔數曰年月令疏解之甚明然此是歲年相對故有中數朔數之別若散而言之歲亦年也爾雅夏曰歲周曰年是已古無年歲並稱者日知錄三十二云天之行謂之歲人之行謂之年古人但曰年幾何不言歲也自太史公始變之

莊襄王死

案此獨變言死何以貶也當書曰卒

越宛有郢置南郡矣

附案此總敘秦所置郡獨無南陽黔中蓋越卽黔中宛卽南陽而南郡則取楚郢所置文法錯綜或疑有缺文非也

王翳

附案徐云一作鮪是也秦紀白起傳並作鮪此兩書皆作翳

誤年表旣作訛又作齡亦誤

二年庶公將卒攻卷

案秦昭三十四年已取魏卷何煩此時攻之疑卷字誤

十月庚寅蝗蟲從東方來

附案表作七月是也史記曰今本七作十誤

將軍驚攻魏定酸棗燕虛長平雍丘山陽城皆拔之取二十城
案春申君傳上秦昭王書有拔燕虛酸棗之語則此三城已
於前三十餘年取之矣或者是時因拔長平雍邱山陽而復
定三城之疆界歟至表言取酸棗二十城則脫不全載當衍
酸棗二字

韓魏趙衛楚共擊秦取壽陵秦出兵五國兵罷

翟敎授灝曰擊秦之役年表但言五國共擊秦楚世家但言

與諸侯共伐秦不利而去。惟趙世家云：龐煖將趙、楚、魏、燕之銳師攻秦，最不拔。他處俱略不書。以余論之，衛微弱僅存，被秦迫逐，徙居野王，將救亡不暇，何敢攻秦？蓋燕、楚、趙、韓、魏五國伐秦耳。此紀誤以衛替燕，而趙世家誤脫韓也。至取壽陵之說，更非。無論不勝而罷，未嘗取秦寸土，而五國所攻者，乃新豐之藪，非壽陵也。考壽陵是趙地，不知何時屬秦。正義云：壽陵本趙邑。呂子首時篇云：邯鄲以壽陵困于萬民，而衛取藪氏。高誘注：壽陵，魏邑。趙兼有之。莊子秋水有壽陵餘子學步邯鄲之語。趙世家肅侯十五年起壽陵，蓋因陵以名地。秦孝文王葬壽陵，卽此。通鑑注云：徐廣曰：壽陵在常山。據五國攻秦，取壽陵至函谷，則壽陵不在新安、宜陽之間，當在河東郡界。常山無乃太遠？胡氏誤信取壽陵之言，故有此注。

拔衛迫東郡其君角率其支屬徙居野王阻其山以保魏之河
內

案是時爲衛元君非角也此誤書角河內之地秦未全有故
曰魏之河內詳在穰侯傳中

夏太后死

案言死非也當依表作薨

八年王弟長安君成蟜將軍擊趙反死屯畱軍吏皆斬死遷其
民於臨洮將軍壁死卒屯畱蒲鶮反戮其屍

徐廣曰鶮一作鶮索隱曰古鶮字

案此節文義最難解注亦欠明趙太常曰蒲鶮恐是反者姓
名乃屯畱之卒從成蟜而反雖死猶戮其屍也將軍壁死是
承上文死屯畱句言其死狀而卒屯畱九字又就軍吏皆斬
死句抽出言之錢宮詹曰壁與蒲鶮似皆人名壁卽討成蟜

之將軍壁死而部卒又叛因更戮其屍耳錢唐陳太僕兆崙

云史文有錯簡并有缺羨處當云王弟長安君成蟜爲將軍

楚爲

擊趙反屯畱

死字

將軍壁死軍吏皆斬

死字

楚漢五行志無死字也

遷其民於臨洮卒屯畱蒲鶮反戮其屍蓋蒲鶮是人姓名謂

成蟜爲將軍擊趙至屯畱而反秦兵討之成蟜戰死於壁壘

之間其所將軍吏及屯畱之民從將軍反者皆斬之遷之士

卒懼誅有屯畱人蒲鶮者與衆復反罪坐主帥故戮成蟜之

屍也王孝廉云當作王弟長安君成蟜將軍蒲鶮擊趙反死

屯畱戮其屍軍吏皆斬遷其民於臨洮蓋死字將軍字死屯

畱字反字皆複出而又衍壁字卒字蒲鶮及戮其屍五字乃

錯倒也四解未知孰勝

攻魏垣蒲陽

案六國表魏世家作垣蒲陽衍三城此脫書衍然攷秦昭十八年取魏垣是河東之垣也而春申傳上昭王書又有并蒲衍首垣之語是開封之長垣也則垣有兩地已與衍俱爲昭王所拔奚待始皇九年復攻此與年表世家全誤或問秦惠文十年降蒲陽本紀雖不書而年表及魏世家書之卽春申亦以蒲與衍垣並言子何不以爲誤耶曰惠文降蒲陽仍卽與魏紀表世家皆不載獨見于張儀傳中故此時攻之若春申之所謂蒲乃長垣之蒲鄉非蒲陽也蓋此時但當言攻魏蒲陽耳垣與衍皆屬羨文

上宿雍

案裴駟謂司馬遷言上是尊尊之意殊非上者見在之稱或以稱本朝尚可若此乃誤仍秦史舊文劉知幾所謂事有實

遷言無變革也。此與呂不韋傳論稱上之雍郊燕世家稱今王喜全誤。蓋史書之中多有仍舊文而未及刪易者。故史通因習篇曰。史記陳涉世家稱其子孫至今血食。漢書涉傳具載遷文。遷之言今實孝武之世也。固之言今當孝明之世也。事出百年。語全一理。豈陳氏苗裔祚流東京者乎。漢書嚴君平既卒。蜀人至今稱之。皇甫謐全錄斯語載于高士傳。孟堅士安年代懸隔。至今之說豈可全云。日知錄二十六曰。魏書孝靜帝紀稱太原公今上。舊唐書唐臨傳今上字再見。徐有功傳澤王上金傳今上字各一見。皆謂元宗。唐藝文志張說胸必仍張元文韋貫之傳上卽位謂穆宗。竝舊史之文。作書者失于改削耳。綜覽後先。誤端一例。安得以爲意在尊尊耶。

王冠

秦始皇年十三而立則當于七年冠此書于九年是二十二
矣疑誤或曰秦紀于惠文昭襄兩王皆于二十二歲冠蓋秦
變禮也

四月寒凍有死者

案上文已書四月則此爲重出矣豈因寒不以時重書以見
異耶史詮云當更曰是月

坐嫪毐免

附案湖本訛刻嫪作嫪

齊人茅焦說秦王

案茅焦事詳說苑正諫篇評林引明董份曰不先記秦政逐
太后而遽述茅焦恐太簡通鑑載茅焦事在九年閻氏若璩
潛邱劄記卷五與石企齋書會論
之

秦王乃迎太后於雍而入咸陽復居甘泉宮

案此紀及三輔黃圖皆言始皇二十七年作甘泉宮則是時

爲始皇十年安得有之况甘泉宮在左馮翊池陽縣西正義

地志云在雲陽與黃圖異與史言迎太后入咸陽亦不合徐廣引表云咸

陽南宮是也而表無南宮之文蓋傳寫脫耳然南宮未知的

爲何宮攷漢志右扶風渭城縣注有蘭池宮渭城卽咸陽豈卽南

宮歟程大昌雍錄直謂南宮爲甘泉宮謬甚據說苑是時太

后從械陽宮歸咸陽說苑一本作黃陽非竊意咸陽南宮必

在蘭池南乃太后之宮若漢稱太后宮爲東宮矣

王翦桓齮楊端和攻鄴取九城王翦攻闕與橈陽皆并爲一軍

翦將十八日軍歸斗食以下什推二人從軍取鄴安陽桓齮將

案此所敘攻取之事錯雜不明蓋是役也王翦爲主將桓齮

爲次將楊端和爲末將并軍伐趙攻鄴未得先取九城王翦遂別攻閼與檮陽而畱桓齮攻鄴齮旣取鄴翦復令齮攻檮陽已獨攻閼與皆取之故又言取鄴檮陽桓齮將也安陽當作檮陽必傳寫之誤安陽卽魏寧新中無論本非趙地且前廿餘年已爲昭王拔之矣再攷王翦傳但言破閼與拔九城而不及鄴檮陽足見取鄴檮陽是齮而非翦政與紀合年表于趙書曰秦拔我閼與鄴取九城而失書拔檮陽于秦表書曰王翦擊鄴閼與取九城止就前半事言之而亦失書取鄴檮陽至燕世家稱拔鄴九城趙世家僅稱拔鄴則更屬疎脫桓齮攻趙平陽殺趙將扈輒

附案水經注十云漳水又東北逕武隧縣故城南史記秦破趙將扈輒于武隧卽此處王莽更名桓隧矣酈公蓋引李牧

傳文而不知牧傳言武遂城是誤耳。河間之武遂分屬韓燕屬燕者爲李牧所拔屬韓者爲秦所取。趙安得有武遂乎。若卽指李牧所拔之燕武遂而秦實未嘗攻趙新有之武遂也。攷趙世家秦攻武城。扈輒率師救之。軍敗死焉。據此則牧傳言武遂城乃誤多一遂字。而紀表之言平陽乃互見之詞。故明年定平陽武城。蓋秦攻得武城而兼得平陽也。此平陽在魏郡鄴縣。續志可據。正義引括地志謂在相州臨漳縣西亦全非韓都河東之平陽也。

攻趙軍於平陽取宜安破之殺其將軍桓齮定平陽武城

案趙世家秦攻赤麗宜安李牧與戰肥下卻之李牧傳趙以牧爲大將軍擊秦軍于宜安大破秦軍走秦將桓齮則秦爲趙所破安有取地殺將之事此秦史誕詞史公未之改爾赤

麗宜安攻而未拔則桓齮所定者只前年攻得之平陽武城而已紀表不言攻赤麗略之也秦表云桓齮定平陽武城宜安趙表云秦拔我宜安竝誤仍秦史故彼此牴牾多不齊一秦表當衍宜安二字趙表當改拔爲攻字

取狼孟

案表亦言取狼孟番吾攷狼孟已於莊襄二年取之何待始皇十五年大兵攻取乎而趙世家及李牧傳竝稱牧破秦軍于番吾則表言取番吾亦妄蓋又仍秦史而誤者也

發卒受地韓南陽假守騰

附案此句疑有訛脫方氏補正曰發卒受韓南陽地而使內史騰爲假守也

華陽太后卒

案表書葬是此書卒非

大興兵攻趙王翦將上地下井陘端和將河內羌羗伐趙端和圍邯鄲城

附案此必有錯簡缺文蓋三將攻趙王翦將上地下井陘楊端和將河內圍邯鄲城羌羗獨缺只存伐趙二字而錯出于端和將河內句下也圍邯鄲城上又重出端和二字

始皇帝母太后崩

案此當書曰秦王母太后薨是時秦未稱帝又紀文前後皆稱秦王不應忽云始皇帝表作帝太后亦非夏太后華陽太后皆太后之姑也紀于夏太后書死華陽太后書卒而于太后書崩體例殊乖豈秦史如是書乎

王賁攻薊

附秦年表及王翦傳王賁擊楚此言攻薊明是荆字之譌時
賁父翦方定燕薊也通鑑作李信伐楚又誤合二事爲一矣
此年秦兩攻荆王賁之攻在翦擊燕薊未歸之前李信之攻
在翦定燕薊已還之後不可混也

二十三年秦王復召王翦彊起之使將擊荆取陳以南至平輿
虜荆王秦王游至郢陳荆將項燕立昌平君爲荆王反秦於淮
南二十四年王翦蒙武攻荆破荆軍昌平君死項燕遂自殺

案六國表楚世家蒙恬傳皆言始皇二十三年殺項燕二十
四年虜楚王負芻王翦傳亦以虜楚王在殺項燕之後獨此
言二十三年虜荆王二十四年項燕自殺而又有項燕立昌
平君一節余詳攷之實此紀誤也昌平君雖楚之公子而久
居於秦嘗爲秦相國定嫪毐之亂其時徙居郢項燕安所得

而立之。負芻竄處壽春。未曾親歷戎行。何遽被虜。而項燕爲楚名將。燕不死。楚不滅。誰謂項燕先楚亡乎。項羽紀六國表。王翦蒙恬傳。俱說項燕是王翦殺之。索隱引楚漢春秋全。惟此以爲自殺。亦屬牴牾。竊意王翦擊破楚軍。殺項燕時。昌平君在郢。楚之諸將。必有敗逃於郢者。昌平君知項燕已死。楚淮北之地盡失。難以圖存。藉舊將之依附。僭立爲王。以成犄角之勢。適秦王游至郢陳。謀欲襲之。遂反江南。而王翦等已破楚。虜負芻。計不果行。昌平君自殺。斯固情事之明白可料者。寧有如紀所載耶。然則宜何以書曰虜荆王三字。自在破荆軍之下。平輿之下。元有殺項燕三字。今混入項燕于立昌平君之上。又脫一殺字。而昌平君遂自殺。句中有死項燕三字。乃美文也。淮南爲江南之誤。徐廣云淮一作江。是已。當云

二十三年秦王復召王翦彊起之使將擊荆取陳以南至平
輿殺項燕秦王游至郢陳荆將立昌平君爲荆王反秦於江
南二十四年王翦蒙武攻荆破荆軍虜荆王昌平君遂自殺
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鍾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

案漢五行志引史記云有大人長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
凡十二人見于臨洮此紀無之不著臨洮大人之事則莫識
鑄金人何故又正義引三輔舊事云銅人各重二十四萬斤
水經注而此言千石攷黃圖云鍾鐻高三丈鍾小者皆千石
四全則知千石者乃鍾鐻重數史誤并之而又失書金人之重耳
南至北嚮戶

案北戶是地名見爾雅此下琅瑯頌亦有南盡北戶之語嚮
字衍余聞之盧學士云

上鄒嶧山立石

案始皇刻石之詞凡七。史載其六。鄒繹乃首事。獨刪而不錄。未識史公何意。今其詞尙存也。宋趙明誠金石錄云。嶧山碑文詞簡古。非秦人不能爲。史記獨遺此文何哉。又茅山北良常山有始皇埋璧李斯書文曰。始皇聖德。章平山河。巡狩蒼川。勒銘素壁。見陶宏景真誥神樞第一篇。

二十有六年

附案容齋隨筆據石刻拓本謂諸銘每稱年皆當作廿字卅字。太史公誤易之。或後人傳寫之訛。以諸銘皆四字一句也。然余讀之。衆銘有三字句。有五字句。琅邪銘有五字六字句。有七字九字句。豈盡四字爲一句哉。存考。卅卅皆與于秦。

親巡遠方黎民

案始皇更名民曰黔首。故諸銘中皆稱黔首。不應泰山刻石

忽言黎民且銘皆四言亦不應此獨六字爲句疑有誤金石錄謂劉跋至泰山見其碑模之乃作親輶遠黎未知信否輶卽巡之異文廣川書跋音鄰非

建設長利

附案史詮謂吏誤作利則長當音上聲然正義云長直良反則應如字讀兩說皆通

昭隔內外

附案徐廣云隔一作融是也

乃徙黔首三萬戶琅邪臺下

案水經注二十六御覽百六十並作二萬戶

列侯武城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貴

案離爲賁子何以敘于上

丞相隗林

附案顏之推家訓書證篇云史記隗林諸本皆作山林之林開皇二年五月長安民掘得秦時鐵稱權旁有銅塗鐫銘曰詔丞相狀綰乃爲狀貌之狀并旁作犬則知俗作隗林非也當爲隗狀耳索隱亦據顏說以爲遠古之證

齊人徐市等

附案市卽芾字與馘全各本皆訛刻爲朝市之市說在淮南王傳

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對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而葬此

案堯女舜妻之對方士之妄談爲博士者亦言之乎蓋以始皇好神仙希旨詭語非實有其事也然仍襲傳會則自屈原九歌來江自有神何知姓名哉路史又以湘神爲舜之二女

宵明燭光其誕政全又此日上問博士後文曰上自南郡曰上許之曰上崩在外曰知上死曰上輶車臭凡六上字皆誤仍秦史元文說見前

皇帝哀衆

附案盧學士曰哀衆當是哀鰥之訛鰥與矜古通用漢書贊于定國哀鰥哲獄亦卽謂哀矜也

使燕人盧生

案說苑反質篇謂齊客盧生與此稱燕人異

求羨門高

附案封禪書羨門子高此與郊祀志羨門高是一仙人名魏張揖漢書司馬相如傳注云碣石山上仙人也集解正義連下誓字爲句分羨門與高誓爲二人大誤

晉刻碣石門壞城郭決通隄防其辭曰

陳太僕曰壞城郭二語橫插中間與上下文義不貫當爲羨文卽碣石銘內墮壞城郭決通川防之辭而重出者班彪譏子長刊落不盡尙有盈詞政是此類小蘇作古史便刪去矣遂與師旅

德清沈端蒙曰此上有缺文

初一泰平

評林曰泰平疑是泰字方叶韻

請刻此石

附案丹鉛錄曰請刻此石古碑文作刻此樂石後人不知樂石之義乃妄改之唐封演云

聞見記

樂石謂以泗濱浮磬作碑

也楊說殊非顏師古匡謬正俗曰嶧山文云刻茲樂石蓋嶧

山近泗故用磬石他刻文則無此語據師古所言安得碣石碑亦用樂石耶

屬之陰山

附案水經注三引此作陶山訛也陶陰二字古多逃亂說在惠景侯表中

以爲三十四縣

案表作四十四與匈奴傳全徐廣云是也此誤四爲三取高闕陶山北假中

附案水經注河水三引此作據陽山卽蒙恬匈奴兩傳及續志五原郡注並全則知今本訛陽山爲陶山而又缺據字也陽山在河北

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

案李斯傳亦載淳于越此語商六百四十餘祀周八百七十餘年何言千餘歲乎

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

附案徐廣謂一無法令二字是也

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

案此紀及漢賈山疏皆言阿房始皇作獨三輔黃圖稱阿房亦曰阿城惠文王造未成而亡始皇廣之雍錄以爲不然始皇明言咸陽人多宮小乃渡渭南營作則非初始前人其實始皇亦未竟功二世復作之而勝廣已亂其攻未竟也而阿房之制所說多異正義引三輔傳事云東西三里南北五百步黃圖云東西五十步南北五十丈水經注十九引關中記

云東西千步南北三百步庭中受十萬人蓋規度恢宏莫能究的今以黃圖敘朝宮參之則中可受十萬人者乃言朝宮關中記誤以爲阿房耳若四至步數則無從考定矣

發北山石椁

義門讀書記曰椁字疑衍

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阮之咸陽

案尙書孔序疏及儒林傳正義引衛宏古文序云秦旣焚書患天下不從諸生至者拜爲郎前後七百人乃密令冬月種瓜于麗山硯谷中溫處瓜實成使人上書曰瓜冬有實詔天下博士諸生說之人人各異則命就視之而爲伏機諸生方相論難不決因發機從上填之以土皆壓終無聲唐先號其地爲愍儒鄉天寶中爲旌儒廟在新豐縣溫湯西南馬谷而

此紀稱坑之咸陽。夫咸陽渭北也。馬谷渭南也。豈馬谷中七

百人自爲一戮。而咸陽四百六十餘人別爲一戮耶。文選西

引史作四百六十四人。論衡語增篇又作四百六十七人。雍錄

人唐李元獨異志言秦于驪山下坑儒士二百四十人。云議瓜之說似太詭巧。始皇剛暴自是。其有違已非今者。直

自坑之。不待設詭也。余嘗謂世以焚書坑儒爲始皇罪。實不

盡然。天下之書雖燒。而博士官所藏。與丞相府所藏。固未焚

矣。始皇三十六年。使博士爲仙真人詩。叔孫通傳載二世召

博士諸儒生三十餘人。問陳勝。又通降漢。從儒生弟子百餘

人。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項羽紀稱魯爲其守禮義死節。則知

秦時未嘗廢儒。亦未嘗聚天下之儒而盡坑之。其所坑者大

抵方伎之流。與諸生一時議論不合者耳。論衡語增篇亦以

盡坑儒士絕滅詩書爲非實也。扶蘇曰。諸生皆誦法孔子。豈

真識孔子之儒哉。而焚阮之禍。李斯爲之。斯與韓非並事荀卿。荀卿非古謗聖。敢爲異談。故非之言曰。世之愚學。多誦先古之書。以亂當世之治。斯之言曰。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全門相傳。俱承荀卿之教。而不自知其悖。東坡曾深論之。但商鞅當孝公時。已言民好學問。則怠于農戰。以國用詩書禮樂必削亡。謂之六蠹。若鞅者。詎非李韓之嚆矢乎。宜其及也。韓子和氏篇言。商君教孝公燔詩書而明法令。史無其事。或孝公未聽從歟。

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

案述異記謂始皇三十六年童謠曰。阿房阿房亡始皇。或因有童謠而刻石乎。史不言之略也。

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爲吾遺滈

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

附案漢五行志引史記云鄭客從關東來

初學記引至華陰史作鄭客

望見素車白馬從華山上下知其非人道住止而待之遂至

持璧與客曰爲我遺鎬池君因言今年祖龍死而晉干寶搜

神記及水經注十九引春秋後傳

後書襄楷傳注及初學記引樂資春秋後傳全

以鄭客爲鄭容以遺璧爲致書并有文石款梓之說與史漢

大異真酈公所謂神道茫昧理難辨測者也

張晏以瀉池君爲武王雍錄引

唐梁載言十道志以爲始皇皆非服虔曰水神是也

至今年當依搜神記作明年爲確

各處竝誤作今年潛邱劄記論之云今字必明字之譌證有

二焉一果三十七年七月始皇崩其言驗一始皇曰山鬼固

不過知一歲事譏其伎倆僅知今年若明年之事彼豈能預

知乎幸其言不驗李白古風云璧遺鎬池君明年祖龍死秦

人相謂曰。吾屬可去矣。一往桃花源。千春隔流水。乃知太白唐時所見史記本尚無譌也。余又得一證。文選潘岳西征賦注及初學記卷五引史記政作明年。可補閻氏所未及。

左丞相斯從

襄城劉氏青芝史記紀疑曰。後陰謀乃趙高與李斯。此處宜竝敘趙高名。自是史公疎筆。

望祀虞舜於九疑山

案祀舜九疑。仍葬于蒼梧之謬也。已說見五帝紀。

渡海渚

案正義以海字爲江之誤。史詮謂江渚一名牛渚。卽采石磯也。秦時地屬丹陽。

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

史記志疑

卷五

七

附案劉昭郡國志注於吳郡餘杭下引史作西北二十里此百字譌狹中爲赭龕二山之海門亦非餘杭也詳見蕭山毛氏奇齡杭志三詰三誤辨

上會稽祭大禹

案此仍禹葬會稽之妄說在夏紀

追首高明

附案索隱正義據王劭案張微所錄會稽碑異文不盡可依信惟此首字作道小司馬謂雅符人情當是也有本作守者非

以立恆常

案文帝名恆史何以不諱豈因恆常連文難避故耶

飾省宣義

附案徐廣謂省一作非。評林明余有丁云。省或作省。與徐說字異。義全。方氏補正。又依字釋之曰。飾整齊也。卽下防隔內外。禁止淫佚也。省考察也。卽察其爲寄。覈逃嫁也。宣義者。示以殺之無罪。子不得母之義也。未知孰是。

至榮成山

附案榮字誤。正義云。卽山也。卽下各本脫成字。日知錄三十一云。南史明僧紹隱于長廣郡之嶗山。本草天麻生嶗山。則字本作嶗。一作牢或改嶠俱非。寰宇記秦始皇登勞盛山望蓬萊。勞盛二山名。盛卽成山。古字通用。漢書鄒記志作盛山武帝紀及地理志注作成山。始皇紀正義曰。榮成山卽成山也。案史書及前代地理書。竝無榮成山。子向疑之後。見論衡引此作勞成山。見紀妖篇。乃知昔人傳誤。唐時諸君亦未詳考。遂使勞山并盛之名。成山冒榮之號。

今特著之以正史書二千年之誤。方輿紀要曰：勞山在山東萊州府卽墨縣東南六十里，成山在文登縣東北百五十里。

後書蓬萊傳之琅邪勞山養志修道。

下銅而致桴

附案徐廣云銅一作銅是也。劉向說此事云：下銅三泉。

機相灌輸

附案御覽八百十二引史曰：機轉相輸，終而復始。

雖萬世世不軼毀，今始皇爲極廟。

附案盧學士曰：二句當互易之。觀後云：自襄公已下軼毀，則

此句之爲誤倒明矣。

於是二世乃遵用趙高。

附案史記曰：洞本遵作尊。

相立爲侯王

案此敘諸王之立獨遺韓廣爲燕王何也

遂殺章曹陽

衆陳涉世家曹陽乃章邯復敗周章之地非章死之地章自刎死非被殺也

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將軍馮劫進諫

案李斯傳諸侯叛秦斯數欲請諫二世不許而責問之斯阿意求容以督責之術對而紀云去疾斯劫進諫必紀誤也斯既阿意求容何能直諫况請問而二世不許繼請而爲趙高所賣斯實未嘗一言或去疾馮劫諫而連斯之名於奏牘乎又斯就五刑因高之譖而後文謂因諫被誅亦紀之誤二世責問斯語與傳異此史公不及整頓處未知孰實

啜土形

附案李斯傳作銅古形與刑通而又旁省金字遂作形耳

謂鹿爲馬

案良馬有似鹿者價千金見韓子外儲說右上篇淮南說山論衡講瑞篇述之高蓋依以爲計也但陸賈新語辨惑篇云秦二世之時趙高駕鹿而從行王曰丞相何爲駕鹿高曰馬也與史言獻鹿謂馬異李斯傳尚有召太卜一節此從略耳又高欲作亂或以青爲黑以黑爲黃見鄭康成禮器注又高束蒲爲脯以惑二世故後書文苑崔琦傳云元黃改色馬鹿易形唐張弧素履子履忠篇云指鹿爲馬以元爲黃潘岳西征賦云野蒲變而成脯苑鹿化以爲馬唐書蘇安恆傳云指馬獻蒲先害善良皆使趙高事史祇言馬鹿一端藝文類聚

謂蒲脯事出史記李善謂出風俗通也韓子內儲說上篇云子之言白馬以驗左右之誠高豈祖其奸智歟

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

附案漢書京房傳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亂正先趣之此事甚僻可補史遺孟康曰姓正名先秦博士也但秦諱正不知正先爾時改姓云何封禪書正伯僑司馬相如傳作征或正先改從征

二世乃齋於望夷宮

案此言二世因夢祀涇故齋望夷而李斯傳謂二世射殺行人于上林故高令出居望夷以禳之兩處異詞未知孰信

使郎中令爲內應

附案徐廣謂一作郎中令趙成是也各本皆缺趙成乃趙高

之弟已見上文

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

案此言高謝病不朝令其壻弟劫二世自殺故不見高也而李斯傳又言高親劫二世岐出

趙高乃悉召諸大臣公子告以誅二世之狀

案李斯傳言高自佩璽上殿意圖篡位因殿欲壞者三高乃召子嬰立之與紀亦異當是謀篡後告大臣公子而立嬰也我稱病不行

案斯傳言嬰卽位稱疾不聽事高謁病因召入刺殺之此言嬰稱病不廟見高自往請遂刺殺高于齋宮兩處未知孰是拾遺記言子嬰囚高咸陽獄懸于井中七日不死更以鑊煮七日不沸乃戮之繹史以爲附會迂怪也

善哉乎賈生推言之也

附案此所載過秦論與賈誼書字句多異必史公略爲裁換

耳但賈論上下二篇今以下篇後段秦并至安矣置于上篇之前

以下篇前段秦并至過也置于上篇之後何其紊也蓋史公取上

篇爲陳涉世家論漢書涉傳仍史故止載上篇取下篇爲始皇紀論後人

妄以上篇增入此紀而又傳寫倒亂遂致次第失舊且與世

家重複矣故徐廣謂一本有下篇無上篇而以秦并兼諸侯

山東三十餘郡繼秦并海內末也此本索隱亦云太史公刪

過秦篇著此論當其義而省其詞褚先生增續既已混殺世指

家而世俗小智不唯刪省之旨合寫本論於此不全也

鈕撥白槌

附案史詮曰榰字從木湖本從撥誤新書作榰亦非

章邯因以三軍之衆要市於外

索隱曰此評失也章邯之降由趙高用事不信任軍將一則恐誅二則楚兵既盛王離見虜遂以兵降耳非三軍要市于外以求封明矣

籍使子嬰有庸主之材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

案班固典引序云此言非是又此紀所附班固文云秦之積衰天下土崩瓦解雖有周旦之材無所復陳其巧而以責一日之孤誤哉

至於秦王

案秦王當作始皇下文五秦王字全

安土息民

附案今本新書作安土而索隱引賈誼書安作案則當爲案
士猶言案兵也安乃案之訛脫若土土二字古人通寫律書
云兼列邦土周頌云保有厥土義竝作土鄭注周禮校人職
云世本相土作乘馬竹書亦曰相土竝宜作土大司徒職歸
于土鄭司農云或謂歸于園土疏曰司農之意此經土或爲
土故解爲園土呂氏春秋任地篇云使吾土靖而畛浴土高
誘注士當作土至洪适隸釋隸續所載碑碣多以士爲土以
土爲士不勝僂舉矣

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

評林明凌約言曰

稚隆父

旣云孤立無親危弱無輔已重爲子

嬰惜矣又云三主惑而終身不悟毋乃貴之過乎王鏊曰過
秦論極古與先秦相上下但大意如一不甚變化且詞有重

裝者意生偶作未及刪定耳

下文三主失道亦非

故周五序得其道

附案索隱謂賈誼書五作王是也今本新書亦譌作五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案秦惠文王八年魏入河西地于秦孝公時安得至西河之外乎商君傳有魏惠王割河西地獻秦以和之語竝誤

惠王武王蒙故業

附案陳涉世家作惠文王武王昭王新書及漢書作惠文武昭襄文選作惠文武昭此獨遺昭王一代

收要害之郡

案新書文選收上有北字是也此與世家及漢書缺

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

附案四公子之封號前哲多不詳注而正義于春申傳云四君封邑檢皆不獲唯平原有地又非趙境竝蓋號謚索隱于魏公子傳云地理志無信陵或是鄉邑名兩注疎陋之甚魯頌箋曰嘗在薛之旁裴駟司馬貞已引之田文襲父封薛而兼食嘗邑故號孟嘗孟乃其字猶稱薛文然也路史國名紀七云常在南陽田文之封謬也趙勝封于東武城黃歇初封淮北後徙吳墟俱明載本傳而謂之平原春申者是號而非地故韓子和氏篇言楚莊王有弟春申君漢朱建及孝景皇后母臧兒皆號平原君也正義以臧兒之封爲德州縣若魏公子無忌則封于陳畱郡之寧陵縣而號之爲信陵君者也寧陵爲古葛地水經注廿三卷汜水又東逕葛城北故葛伯之國葛于六國屬魏魏以封公子無忌號信陵此乃確證

有寧越

附案寧字各處作甯古通用也呂子不廣篇有越說趙將孔青事注云趙中牟人又博志篇曰甯越中牟之鄙人學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注云威公西周君徐廣謂越一作經或自別有此人不必甯越非也

徐尚

附案此所稱二十人徐尚翟景帶佗未詳

昭滑

附案涉世家作邵國策新書漢書文選並作召則此作昭字譌也甘茂傳亦作召滑至徐廣謂滑一作涓非

叩關而攻秦

附案此與文選作叩新書漢書與涉世家作仰師古注及索

隱竝言秦地形高故云仰今流俗本作叩非也

逡巡遁逃而不敢進

附案世家文選無逡巡字新書作逡巡漢書作遁巡皆無作四字連文者蓋遁卽巡字而遁之所以爲巡者因遁與循全也後人傳寫既誤改遁爲巡又移遁配逃增于逡巡之下遂致文義重複其實逡遁爲逡巡之異文謂九國遲疑不進爾若云遁逃而走卽應大被追躡豈得但言不敢進乎匡謬正俗及金石文字記辨之詳矣隸釋謂四字當讀如本字以鄭固碑逡遁退讓爲用史記則非也碑文政可證史記非四字連文矣

漢書平當傳贊逡遁有恥游俠萬章傳逡遁甚懼

吞二周

宋吳枋宜齋野乘曰秦昭王五十一年滅西周其後七年莊

襄王滅東周則吞二周乃始皇之曾祖與父非始皇也

執捶拊

附案各處皆作敲朴臣瓚以爲短曰敲長曰朴魏鄧展謂敲短杖也朴捶也則此似非集解引徐廣索隱引賈論以捶作槁尤非蓋槁之訛

銷鋒鑄鏐以爲金人十二

附案各處皆作銷鋒鋌句鑄以爲金人十二此作鑄鏐字句雖異而于事爲備

躡足行伍之間而偃起什伯之中

附案世家作俛仰阡陌之中漢書新書文選竝作俛起阡陌此什字乃仟之訛阡仟陌伯佰古通酷吏傳伯格長漢食貨志開仟佰田連仟佰仟伯之間成羣匡衡傳南以閩佰爲界

郡圖誤以閩佰爲平陵佰皆可證已以義言之指錢布行伍
自當從人以田道論則宜從阜漢志仟伯之得謂錢布軍法
千人爲仟百人爲伯謂行伍而此應作田道解謂涉起于田
間也注家多以行伍釋之與上行伍句複矣

而轉攻秦

附案此與世家並訛以轉在而下

千乘之權

案各處作致萬乘之權是也此作千乘非又缺致字

秦并海內

案新書秦下有滅周祀句似不可刪

以養四海

案新書云以四海養是也此誤倒養字

而以威德與天下

附案新書此威字乃盛之訛

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宮

附案徐廣謂一無壞宗廟與民五字甚是二世無壞宗廟之事更始作阿房宮爲句謂復作阿房宮也

襄公立

附案此篇是秦記魏了翁古今攷謂班固明帝時所得也史公言秦燒書獨秦記不滅故東漢時猶有存者後人遂并班固語附載本紀之末以備參證史詮及丹鉛錄竝云古本自襄公立以下低兩字別于正文今本平頭刻殊失其舊矣而索隱以爲馬遷重列則誤也史以傳信無一事兩書之理史記中惟此及酈生傳有之皆後人附益非遷史元文然酈道

元尚錯認此記爲遷史何論小司馬哉此記簡古有法先秦文字不可多見非它附益者比故取而校之

死葬衙

案秦本紀作葬西山正義引括地志及世紀秦陵山爲據則此言憲公葬衙似非也

葬宣陽聚東南

案紀作葬平陽豈平陽有宣陽聚乎

初志閏月

日知錄二十六日宣公以前皆無閏每三十年多一年與諸國之史皆不合矣則秦之所用何正耶

繆公學著人

案索隱云著卽寧也攷呂氏春秋尊師篇穆公學于百里奚

公孫枝豈其先嘗學于宁門之人乎。楊慎曰。三代之君必學于耆德以爲師保。而穆公乃學于宁人。以刑餘爲周召。以法律爲詩書。又不待始皇胡亥已然矣。則景監得以薦商鞅。趙高得以殺扶蘇。終於亡秦。寺人之禍也。史書之醜之也。孫侍御云。著人未必是。寺人存疑。

其公享國五年

案其公無五年。在位四年也。說在秦紀。

栢公享國二十七年

案七字當作八。說在紀。

生畢公

案諡法無畢。當依春秋作哀公。秦紀不誤。此與十二侯表稱襄公吳越春秋閭閻內傳作栢公全誤。索隱于秦紀引此作

理尤妄

惠公享國十年

案惠公在位九年說在紀

葬車里康景

評林曰康景二字疑衍或下有闕文

葬僖公西

案此記兩稱僖公而秦之諸君無諡僖者索隱于上景公注云一作僖公當是景公之誤

生刺龔公

案秦紀及六國表作厲共公獨此作刺龔公正義又謂刺一作利蓋龔與恭通卽共也諡法有刺與厲字義全音近而利字復因形聲相鄰致訛猶陳厲公之爲利公爾

葬入里

徐廣曰一作人疑是也

葬櫟園氏

案以下文陵園鄒園弟園例之則此氏字疑衍

生靈公

案此與表竝言懷公生靈公必是生昭子之誤秦本紀明言靈公懷公孫表亦言懷公太子之子爲靈公卽此紀下文固云靈公昭子子也

肅靈公

案紀表皆作靈公小司馬言紀年世本無肅字則此爲誤增當衍之

生簡公

案簡公者靈公之季父懷公之子厲共公之孫此以簡公爲靈公所生大誤亦猶十二侯表以簡公爲惠公子索隱以簡公爲厲共公子也

其七年百姓初帶劍

案紀表並在簡公六年

葬永陵

案惠文悼武皆葬于畢此乃陵名猶前言惠文葬公陵也孝公立十六年時桃李冬華

案紀于獻公十六年書桃李冬花疑一事誤書

惠文王生十九年而立

案惠文悼武昭襄三君俱立於十九年亦奇

立四年初爲田開阡陌

案此乃孝公十二年事而以爲昭襄四年誤矣

二世生十二年而立

案紀云二十一立此云十二蓋譌倒耳紀言二十一者以踰年改元言之此言二十者以始皇崩年言之

右秦襄公至二世六百一十歲

案表自襄公元年至二世三年實五百七十一歲此誤索隱秦紀正義所說年數亦誤也此記是秦史官所錄史公采以作史記者何以誤端疊見蓋篆隸遞變簡素屢更竝屬傳寫乖訛非秦記之舊矣

孝明皇帝十七年

附案孝明以下乃班固因有召問遷書及作典引一節遂別著此篇并所得秦記錄之當時必另傳于世後人取入史記

附載于茲。故謂此篇他人作者妄。謂與典引全作者亦妄。何以言之。典引序稱永平。而此云孝明皇帝。是追述前事。非永平時所撰。甚審。典引序但稱十七年。而此云十七年十月十五日乙丑。若非孟堅自爲。何能悉其日月。典引稱臣。而此云吾讀秦紀。則非對君之言可知。

史記志疑卷六

梁玉繩

項羽本紀第七

下相人也

案郡以統縣縣以統鄉鄉以統里論史法但當書郡縣有德位殊絕者則著其鄉里乃史公所書參錯無準是亦體例之不合也班彪嘗議遷述並時之人或縣而不郡豈特不郡哉

字羽

案古人之字大約一字居多其加子者男子之美稱也然高祖功臣表敘射陽侯之功云破子羽序傳云子羽接之子羽暴虐破子羽於陔下齊連子羽城陽則此似宜曰字子羽

會稽守通謂梁曰

案漢書籍傳作項梁語非通謂梁也敘事迥異未知孰實

廣陵人召平於是爲陳王徇廣陵

案廣陵楚漢之間爲東陽郡而斯時陳嬰已下東陽疑召平以凌人爲陳王徇凌非廣陵也觀漢書陳勝傳凌人秦嘉事自見凌縣屬泗水陳涉世家作陵人秦嘉古字通用下文集解引世家作廣陵人乃誤增一廣字

荀紀作陵人召平亦一證

使使與連和

附案與上脫欲字他本及漢書有

蒲將軍

附案服虔謂英布起蒲因以爲號師古索隱非之是也吳斗南以爲棘蒲侯柴武亦非此猶高紀之剛武侯史失其姓名不知何人也

逆無道

附案逆上脫大字他本及漢書有

項梁前使項羽別攻襄城

案前此皆稱項籍此後忽改稱字而不名何也高紀則皆稱字

居鄆人范增

案索隱引荀悅漢紀云阜陵人阜陵屬九江居鄆乃廬江未知孰是然今本漢紀作居巢豈傳寫改之乎

別攻城陽

附案成陽縣屬濟陰非城陽國之城陽也史漢成陽之與城陽往往互書蓋古字通借不定是誤然因此亦頗淆混矣

沛公項羽相與謀曰今項梁軍破

案評林董份云項羽不宜自稱季父之名沛公于羽前亦必

步言元第一
不名其季父項梁字誤也。史詮云當作武信君。余謂高紀項羽曰懷王者吾家項梁所立。與此全誤。

陳餘爲將張耳爲相

案陳餘是時將兵在鉅鹿北。未入鉅鹿城。此陳餘爲將四字。因下文有之而重出者。當衍去。

項羽爲魯公

案懷王封羽爲長安侯。號爲魯公。上文敘諸將之遷爵獨遺子羽。故此言爲魯公亦無來歷。

諸別將皆屬宋義

附案漢紀云。宋義故楚令尹。大事記曰。懷置義爲元帥者。非特喜其知兵。亦以楚之耆舊大臣。故尊任親倚之。史漢不載義爲楚令尹。荀氏所據。必楚漢春秋也。

士卒食芋菽

附案徐廣云芋一作半。漢書是半也。臣瓚曰。食蔬菜以菽雜半之。索隱引王劭曰。半量器名。容半升。亦通。劉孝標廣絕交論。莫肯費其半菽。東坡詩。願君五袴手。招此半菽魂。則芋字雖若可通而實非已。

楚王陰令羽誅之

附案古人亦自稱字。漢書匡衡傳注引衡與貢禹書言匡鼎白。後書周黃徐姜申屠傳序述閔貢語云。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耶。漢書羽作籍。

諸侯皆屬焉

案諸侯下疑缺將字。漢書作兵皆屬焉。

珍寶盡有之

附案范增曰沛公入關財物無所取沛公謂項伯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藉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樊噲謂項羽曰沛公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又高紀謂沛公封秦重寶財物府庫是高祖之不取秦寶物皆張良樊噲一諫之力而曹無傷珍寶盡有之語徒以媚羽求封耳但蕭相國世家云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然則曹無傷之言未盡虛妄謝項羽之玉璧與亞夫之玉斗高祖何從得之可知非毫無所取也

張良曰誰爲大王爲此計者

案高帝此時尚未爲王且前後俱稱沛公何忽于張良三稱大王耶畱侯世家作沛公是

足以當項王乎

案羽時亦未王。故沛公稱羽將軍。以其爲諸侯上將軍也。史乃預書爲王。此下項伯曰項王。范增項莊曰君王。張良樊噲曰項王大王。沛公曰項王。凡書王者三十八。似失史體。畱侯世家樊噲傳及漢書俱不言王。甚是。惟樊噲語未盡改耳。具以沛公言報項王。

案項伯之招子房。非奉羽之命也。何以言報。且私良會沛伯負漏師之重罪。尚敢告羽乎。使羽詰曰。公安與沛公語。則伯將奚對。史果可盡信哉。

則與一生彘肩

案生字疑誤。彘肩不可生食。且此物非進自庖人。卽撒自席上。何以生耶。孫侍御云。蓋故以此試之也。

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

附案徐廣謂一本無都字是也攷世家陳平以擊降殷王拜都尉在漢定三秦之後而定三秦在漢元年八月鴻門之會在十二月則平此時不但未爲都尉并未賜爵爲卿乃爲尉也

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間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

案鴻門者鴻門亭也霸上者霸水上也漢書高紀孟康注謂鴻門在新豐東十七里水經注十九卷謂自新豐至霸城五十里自霸城西至霸水十里然則霸上與鴻門相隔七十七里矣沛公罷飲脫歸行七十七里而項伯之夜來夜去且馳

一百五十四里何以言四十里耶。水經注又謂鴻門在新豐城東三里無十七里是亦六十三里不得稱四十里而芷陽卽霸城又奚云二十里乎。郭緣生述征記謂鴻門在霸城南門數十里稍爲近之而酈道元譏其學而不思則不足信也。又董份曰當時鴻門之宴必有禁衛之士訶訊出入沛公恐不能輒自逃酒且疾走二十里亦已移時沛公良噲三人俱出良久羽在內何爲竟不一問而在外竟無一人爲羽之耳目者。矧范增欲擊沛公惟恐失之豈容在外良久而不亟召之耶。此皆可疑。徐氏測議曰漢祖脫身至軍潯陽疑之固當然觀史記敘漢人飲中坐多有更衣或如廁竟去而主人不知者意當時之飲與今少異又問有良駿行四十里而酒杯猶溫者漢祖之能疾行得此力也其所云步走或史遷誤董

徐二君之辨俱不必疑。余所疑者，鴻門霸上之里數不合耳。里數定則時之久暫可知矣。當日沛公借如廁得出，與良噲數語即去，爲時元不甚久。而古人飲酒與今殊禮，寧以出外爲嫌，車騎猶在，更復何猜？況羽已使陳平召之，何嘗竟置不問？若論禁衛訶訊，則彼尚不能禦樊噲之入，烏能止沛公之出乎度？至軍乃入，亦約略之詞。想張良必祇度其追不可及而即入焉。壯士步走數十里，固事之常，不得以史公爲誤也。紀信漢書作紀成，乃紀通之父，未知孰是。索隱謂漢書作紀通妄已。孫侍御云：里數當以史爲信。

項羽引兵西屠咸陽

案前已屢書項王。此後又攬三語，曰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曰項羽方渡河救趙，曰引其兵降項羽，何也？

先下河南郡

案漢書籍傳無郡字是此衍河南郡高帝二年始置

徙趙王歇爲代王

案代王都代遼東王都無終膠東王都卽墨此紀于諸國俱言所都而三國獨否蓋缺也

王九郡

附案項羽王梁楚九郡史漢皆不詳注家亦略史詮謂泗水碭薛東海臨淮彭城廣陵會稽鄣九郡然臨淮郡漢武帝元狩六年置彭城郡宣帝地節元年置廣陵國非郡武帝元狩五年更江都國爲廣陵中間爲郡止三年鄣郡之置未知何時秦無鄣郡豈羽置之乎經史問答言秦于楚地置十郡項王以漢中封高祖九江封英布南郡封其敖長沙爲義帝都

而自得東海泗水薛會稽南陽黔中秦于梁地置三郡項王以河東封魏豹而自得碭東郡凡得郡八據史記益以楚郡適得九郡之目然秦無楚郡恐是誤會楚世家之文南陽黔中中隔數國豈能遙屬於楚程全兩說俱難信惟錢宮詹大昕漢書攷異謂史稱九郡者據當時分置郡名數之引高紀六年封荆楚二王地作證以泗水東陽東海碭薛鄣吳會稽東郡爲九甚確

乃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

案黥布傳言九江王使將追殺義帝于郴與漢書合而此與高紀謂是衡山臨江殺之師古漢書高紀注曰衡山臨江與布全受羽命而殺之者布也江中當依高紀作江南指郴縣言若江中則殺于道路矣又攷義帝之殺此與高紀在漢元

年四月而月表在二年十月。黥布傳在元年八月。漢書從月表然究未知的在何月。義帝以元年四月自臨淮盱台縣徙桂陽之郴。使人趣其行。不及一月可到。英布等追而殺之。則甫及郴卽被弑矣。疑四月爲是。

田榮聞項羽徙齊王市膠東

案此後宜稱項王矣。而忽呼項羽者四。曰田榮聞項羽徙齊王市膠東。曰項羽聞漢王皆已并關中。曰以齊梁反書遺項羽。曰項羽遂北至城陽。又呼其名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俱當改項王。

而西擊殺濟北王田安

案紀表傳皆言田榮殺田安。惟漢書高紀籍傳云彭越殺之。與年表僭傳異。豈是時越受榮將軍印而爲之驅除耶。然越

傳何以不書

陳餘陰使張同夏說說齊王田榮

案高紀及陳餘傳皆無張恐非二人借說也

逐其故主趙王

案趙王歇乃陳餘之故主也其字當衍

齊趙叛之

案齊叛指田榮擊殺田都田市田安并王三齊也趙叛指陳餘破常山王迎還趙歇也然趙叛事在二年此時尚未當依漢書作齊梁叛之爲是下文張良以齊梁反書遺項王可證指彭越反梁地也

漢之二年冬項羽遂北至城陽

案冬當作春事在春也

春漢王部五諸侯兵

案春當作夏。下文四月二字亦當移此。事在夏四月也。又史

不數五諸侯爲誰。注者復多異說。應劭曰。雍翟塞殷韓如淳

曰。塞翟魏殷河南。徐廣司馬貞全韋昭曰。塞翟殷韓魏。師古曰。常山

河南韓魏殷。顧脩張全劉攽刊誤曰。河南韓魏殷趙。吳仁傑補

遺曰。塞翟魏韓趙。全氏經史問答曰。魏韓趙齊殷。余攷雍方

被圍。自不與其列。塞翟殷河南俱已亡國。常山間關入漢。安

得有兵。各家所數。祇韓魏趙齊爲可信。蓋魏趙從軍。皆見于

其傳。韓王之從軍。見于月表。合齊擊楚。見于淮陰傳。是得四

諸侯兵。而其一必衡山也。衡山王吳芮之將梅鋗。自高祖入

武關時。卽以兵從。故令甲稱芮至忠。封長沙王。則彭城之役。

有不屬在行間者乎。漢書攷異引董敎增曰。注家牽引諸王

以足五數項籍傳贊云將五諸侯滅秦又繫何人當據故七國以地言不以王言漢定三秦卽故秦地項羽王楚卽故楚地其餘三晉齊燕爲五此說恐非羽所將之五諸侯是趙齊燕魏韓五王

是時呂后兄周呂侯

案水經注二十三云楚漢彭城之戰呂后弟周軍于下邑而史漢俱作呂后兄未知孰是但道元誤以澤名周安知不又誤以兄爲弟耶呂澤是時未封依史法不當預稱周呂侯楚下滎陽城生得周苛

附案高紀及漢書此事在羽東擊彭越之後當三年六月今并書于五月守滎陽下者蓋終言之於文法爲連敘亦猶上文敘陳餘破張耳迎趙歇一節是二年事而因陳餘說田榮

遂并敘于元年也。

說在高紀

漢之四年

附案此以下所敘之事前後倒置不但與漢書異并與高紀不全恐係錯簡細校如左漢之四年當在後擊陳畱外黃句上觀漢書高紀籍傳自明

是時彭越渡河擊楚東阿殺楚將軍薛公項王乃自東擊彭越案高紀及漢書紀傳項王擊彭越是三年五月在楚拔滎陽及成皐之前此書于拔成皐後一誤也越渡睢水與項聲薛公戰下邳殺薛公此不書項聲而又謂渡河擊東阿二誤也漢王得淮陰侯兵

案淮陰侯常依高紀作韓信下文五稱淮陰侯全

使劉賈將兵佐彭越燒楚積聚

案漢王使盧縮劉賈將兵佐越擊破楚軍燕郭西燒其積聚攻下睢陽外黃十七城此但言賈佐越燒積聚似太略當參高紀越傳及漢書觀之此下應接項王乃謂海春侯一段項王東擊破之走彭越

案此卽下文項王令曹咎守成皐而引兵定梁地之事彭越傳所謂越北走穀城者也在此紀中于事爲重出于文無所附當衍之

漢王則引兵渡河復取成皐軍廣武就敖倉食

附案此乃敗海春侯後事當在下文項王信任之句下

項下已定東海來西與漢俱臨廣武而軍

案此以下至是時彭越復反下梁地絕楚糧一段當在後漢軍畏楚盡走險阻句下而衍去已定東海來五字蓋定東海

卽下定梁地十餘城事于文爲錯出也。

相守數月

案漢書高紀籍傳皆無數月二字是也。此時爲漢四年十月。纔軍廣武。不得便言數月。當是一月。

於是項王乃卽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

附案義門讀書記云。問藝文類聚引作澗。然以孟注兩城相對觀之。則如字也。余攷水經注七曰。西廣武漢所城也。高祖與項羽臨絕澗對語。責羽十罪。羽射漢祖中胷處。東廣武項羽城之。夾城之間有絕澗。斷山謂之廣武澗。項羽叱婁煩于其上矣。故藝文類聚九引作澗。則今本史漢俱譌。義門見史漢竝作間字。遂以孟康注實之。而不知孟注乃指廣武城言也。又范曄傳言秦昭王四十三年城河上廣武。則廣武城恐

不盡是楚漢所築

破齊趙

案韓信破趙已踰年矣非破齊一時事此與高紀皆多一趙字漢書無

乃使龍且往擊之

案楚救齊之役此及淮陰田儋傳止言龍且爲將而高紀兼言周蘭灌嬰傳兼言留公蓋紀傳互見也但漢書籍傳謂羽使從兄子項宅爲大將龍且爲裨將救齊舍主將而書偏裨何也

淮陰侯與戰騎將灌嬰擊之

案此與高紀皆多一戰字當衍之漢書無戰騎將三字

韓信因自立爲齊王

附案信以四年十月破齊十一月殺齊王廣因以書乞自立爲假王漢因事而封之在二月高紀月表田儼淮陰傳皆云然其實信自立爲齊王在十一月與漢王書言假王隱真情耳續古今攷謂信自立爲王在十一月其使人以書與漢王言假王者乃擅自立爲王之後始請之

大司馬咎長史翳塞王欣皆自剄汜水上

附案高紀及漢書紀傳皆無翳塞王三字此後人妄增之何者翳降漢後雖與欣全叛歸楚而不復再見蓋欣與項王有舊恩故得棄瑕而仍任用之非翳可比矣惟欣曾封塞王後文稱故塞王甚合乃此及高紀竝以長史稱之漢書亦然或疑此當衍長史翳三字曰否後文又有長史欣也盧學士云翳塞王三字必非史記本文觀下但舉咎欣兩人可知翳舊

爲都尉不爲長史又欣旣稱塞王則翳亦當稱翟王此數者皆不協故知非也

是時漢兵盛食多

附案此紀訛舛之處已說見上今依文摘敘當云項王進兵

圍成皐至令其不得西此下刪是時彭越漢王得淮陰侯兵

欲渡河南鄭忠說漢王乃止壁河內使劉賈將兵佐彭越燒

楚積聚此下刪項王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等至乃東

行漢之四年擊陳畱外黃至是以項王信任之漢王則引兵

渡河復取成皐軍廣武就敖倉食常是時項王在睢陽至盡

走險阻項王此下刪已定東海來五字西與漢俱臨廣武而軍至絕楚糧

是時漢兵盛食多項王兵罷食絕

卽歸漢王父母妻子

案月表及王陵傳稱太公呂后較之此與高紀作父母妻子爲妥。且是時孝惠未爲楚虜。而如淳晉灼漢書注引漢儀注言高帝母兵起時死。陳留小黃則此時亦不得有母嬪也。文選陸士衡高祖功臣頌侯公伏軾皇嫗來歸亦非。

漢王乃封侯公爲平國君

附案金石錄載金鄉守長侯君碑云。侯公諡安國君。趙曰。高祖紀侯公封平國君。此碑言安國旣不全。而平國君乃生時稱號。如婁敬爲奉春君之類。碑以爲諡。恐非。余疑諡當作號。解說在孟嘗君傳。

建成侯彭越

附案越爲魏相國。未聞封侯。蓋所賜名號。曹參亦有建成侯之稱。本傳不載。

韓信乃從齊往劉賈軍從壽春竝行屠城父至垓下大司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舉九江兵隨劉賈彭越皆會垓下

案此段頗有缺誤當云韓信乃從齊往彭越乃從魏往劉賈軍從壽春迎黥布竝行屠城父大司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舉九江兵隨劉賈黥布皆會垓下

有美人名虞

附案徐廣云一作姓虞氏是漢書全襲史記政作姓虞氏也是時赤泉侯爲騎將

案楊喜封赤泉侯在七年漢書改稱楊喜是也此兩稱赤泉皆當作楊喜又索隱謂漢書表及後漢作熹音火志反而今本俱作喜惟隸釋楊震碑作楊熹蓋古字通用猶以熹爲喜也

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十餘創

案此二語上稱籍下稱項王竟似兩人矣未免語病

分其地爲五

附案評林謂宋本分字上有故字史詮以爲今本缺然宋倪思班馬異全無故字倪所見必宋本也分其地通鑑作分其尸非分其地爲五當屬下文謂分地以封呂馬童等五人爲侯耳其地不必定泥作楚地

葬項王穀城

附案水經注八云穀城縣故春秋之小穀城有項羽冢今彭城穀陽城西南又有羽冢非也日知錄三十一云注引皇覽以爲東郡之穀城與甯侯所葆黃石全其地不然矣宋孫復春秋尊王發微曰曲阜西北有小穀城蓋魯邑而宋李石續博

物志疑穀陽穀城二冢是身首異處亦非無見

立武侯

明陳子龍史記測議曰侯表中不見豈始封而卽廢歟

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

案示兒編謂舜重瞳子因舜典明四目而誤或當然也古來重瞳甚多不盡作天子劉晝新論命相曰顏回重瞳它若漢書王莽晉書涼州呂光梁書沈約隋書魚俱羅五代史記後梁朱友孜及南唐李煜俱是重瞳舜踐帝位豈僅因異相而項氏又豈舜後耶項乃以國爲氏者春秋魯僖公滅項其後楚取以封其臣遂稱項氏其初姓不著豈楚之支屬歟於舜何預焉論衡骨相奇怪兩篇言項羽自謂虞舜之後皆附會

此說以誣羽耳。

高祖本紀第八

字季

案季乃是行。高祖長兄伯次兄仲亦行也。史以季爲字。與索隱以季爲名竝非。若季是字。則張釋之何以字季乎。高祖名邦。與兄名喜弟名交全。索隱引項岱謂卽位易名。非。論史例。帝名于本紀之首宜一見。藝文類聚十二引史曰。高祖諱邦字季。恐不可信。蓋所引多刪改也。

父曰太公母曰劉媪

案馬班以漢人紀漢事。寧有不知高祖父母姓名之理。乃太公不書名。母媪不書姓。豈諱而不書。如諸帝之不書名耶。然諱名不諱姓。母媪無姓。又何說。皇甫謐謂太上皇名執嘉。媪

王氏名含始王符謂名燭竝見史注後書章帝紀注云名燭一名執嘉唐書世系表云豐公名仁太公名熾字執嘉索隱又引班固泗水亭長碑云母溫氏諸說不全顏師古斥皇甫謐等爲妄嗣後古今攷容齋三筆嬾真子俱從師古以爲不可信而宋王楙野客叢書宋費衮梁溪漫志及周嬰卮林又力辨師古之非以皇甫等所載可補史闕真疑莫能明也其先劉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

案媪所夢者神也太公所見者蛟龍也論衡吉驗奇怪篇兩引此紀皆作蛟龍漢書作交龍非然其事甚妄說在殷紀單父人呂公

案索隱引漢舊儀云汝南新蔡人引相經云魏人未知孰是

又云呂公名文字叔平也。後封臨泗侯。追謚宣王。

卒與劉季

案史稱劉季凡十一。此稱在當時人則可。遷數呼之可乎。且忽曰高祖。忽曰劉季。于例亦雜也。此等處漢書爲密。

生孝惠

附案史詮謂宋本惠下有帝字。班馬異今本亦有。則今本脫也。下文見孝惠句。亦脫帝字。漢書皆作孝惠帝。

皆似君

附案漢書作皆以君。如淳曰。以或作似。師古曰。不當作似。則史記誤也。宋書符瑞志亦作以字。論衡骨相篇誤仍作似字。古以字作君。與似通。故誤作似。左傳襄三十一年。令尹似君。亦以字之義。

不敢忘德

淳南集辨惑曰此但其術可貴耳何德之有

到豐西澤中止飲

案漢書作澤中亭師古曰其亭在澤中因以爲名則此似脫亭字若但言澤中豈能止飲乎

前有大蛇當徑

案賈子春秋篇新序雜事二謂晉文公之興也蛇當道夢天殺蛇曰何故當聖君道而蛇死漢高之興也亦蛇當徑斬蛇而姬夜哭宋書武帝之興也大蛇見洲裏射之而青衣擣藥何前後事之全乎朱子語錄以高祖赤帝子之事爲虛續古今攷言斬蛇事是僞爲神奇史公好奇載之凌稚隆漢書評林引明敖英曰適然遭蛇而斬之無足怪者若神母夜哭神其事以鼓西行之氣耳田單守墨而天神下降陳勝首禍而

魚腹獻書類可繁見

芒碭雲氣亦此類

平生所聞劉季諸珍怪

潁南集辨惑曰珍字不安漢書改爲奇是矣

攻胡陵方與還守豐

案月表在二世二年十月漢紀全此誤在元年

陳涉之將周章軍西至戲而還

案章爲章邯所敗自剄而死非還也

燕趙齊魏皆自立爲王項氏起吳

案趙爲王在元年八月燕齊魏在九月與沛項竝起此并敘于二年非也又攷陳涉世家及魏豹傳魏咎之立出于周市非若燕趙諸人之自立也故咎爲王凡十月而三月不居其位周市虛位待之月表書曰咎在陳不得歸國又書曰咎自

陳歸立所以成周市之志爾夫豈自立哉

泗川

附案秦有泗水郡蓋川乃水字之譌古水作川也周勃世家及漢書高紀續郡國志竝譌作泗川

周市來攻方與未戰陳王使魏人周市略地

附案評林余有丁云此一周市也書法如此疑誤史詮謂是兩周市故下加魏人以別之漢書作魏人周市略地豐沛無周市來攻方與未戰陳王使十一字或以爲當衍皆非也趙太常云未戰二字乃不了語沛公因問豐反遂引兵去方與而往攻豐也陳王使魏人周市略地九字當移在周市來攻方與之上則文順而明矣

是時秦將章邯從陳別將司馬尼將兵北定楚地

附案從陳謂追討尼乃尼之訛師古曰古夷字胡三省引類篇云古仁字漢書樊噲傳可證史漢他處皆訛作尼而曹參傳又作欣則孟堅誤矣司馬其姓尼其名秦之別將與下文趙別將司馬卬全一句法劉攽云別將當連下句讀言章邯身從陳而令別將定楚耳劉說本索隱

沛公還引兵攻豐

案月表云拔之雍齒奔魏與漢書高紀全此文不備

居數月

案月表及漢紀立懷王在六月攻亢父在七月中間只隔數十日安得謂居數月乎疑月當作日

秦二世三年

案此當在後文沛公引兵西遇彭越昌邑句上誤書于此

標悍猾賊

附案猾字不似羽之爲人。蓋禍字之譌。漢書作禍賊。師古曰。好爲禍害而殘賊也。

今項羽標悍今不可遣

案徐廣謂一本無下今字。余謂上句云。今誠得長者往。似不便連用三今字。標悍亦複。依漢書作項羽不可遣爲是。乃道碭至成陽與杠里秦軍夾壁破魏二軍。

案史詮云。各本與杠里屬上句誤也。時秦軍屯杠里。漢軍亦屯杠里。與之對壘。故曰夾壁。破魏之魏當作秦。漢書魏作其是也。史詮之說甚協。漢書誤成陽爲陽城。則不可從。蓋訛倒耳。城陽在濟陰。陽城在潁川。史漢成城二字通用。

楚軍出兵擊王離大破之

案此乃項羽救趙之兵也。方敘沛公入關事，不應忽插入楚軍。况下文總敘項羽救趙破秦將王離降章邯，則此爲重出明矣。漢書無此十字，當衍。宋劉辰翁評班馬異全云：雜楚軍于破二軍下，則疑于楚漢與彭越俱攻秦。

沛公引兵西遇彭越昌邑，因與俱攻秦軍，戰不利，還至栗，遇剛武侯，奪其軍可四千餘人，并之，與魏將皇欣、魏申、徒武蒲之軍，并攻昌邑。昌邑未拔。

案月表秦三年十二月，沛公至栗，得皇欣、武蒲軍，與秦戰，破之。二月，得彭越軍昌邑。又漢紀十二月，沛公引兵至栗，遇剛武侯，奪其軍，與魏將皇欣、武滿合攻秦軍，破之。二月，從碭北攻昌邑，遇彭越，越助攻昌邑，未下。然則先遇剛武，後遇彭越也。先至栗，後至昌邑也。先合兵破秦軍，後攻昌邑，未拔也。乃

此謂遇彭越在遇剛武之前。誤一。斯時無與秦戰不利之事。
誤二。遇彭越昌邑。因與攻秦。不利還栗。似未曾奪剛武合魏
將而已攻昌邑。至後攻而未拔。爲復攻昌邑。誤三。以與彭越
爲攻秦。以奪剛武合魏將爲攻昌邑。誤四。準義驗文。當云秦
二世三年。說見上。沛公引兵至栗。遇剛武侯。奪其軍。可四千餘
人。并之。與魏將皇欣、魏申徒、武蒲之軍。俱攻秦軍。戰破之。遂
西。不利二字必破之二字之說。漢書是破之還字亦必還字之說。遇彭越昌邑。因與并攻昌
邑。昌邑未拔。至若剛武侯不知爲誰。史失其姓名。武蒲當依
漢書高紀作武滿。此與月表皆作蒲。非也。二字每以形近互
訛。說在十二侯表晉厲公元年。

於是沛公乃夜引兵從他道還。更旗幟。黎明圍宛城三匝。
附案漢書作偃旗幟。劉辰翁從更字解。以爲欲令見者驚。非

昨比余謂偃旗幟是引兵還時事索隱引楚漢春秋曰上南
攻宛匿旌旗人銜枚馬東舌兵法所云出其不意也更旗幟
則圍宛三匝事兩者皆通

高武侯鰓

附案晉灼謂卽功臣表臨轅侯戚鰓是也高武蓋初賜名號
長孫古以爲對一人恐非

襄侯王陵

附案韋昭謂漢封王陵爲安國侯初起兵時在南陽南陽有
穰縣襄當爲穰無禾字省此說是也臣瓚謂韓成封穰侯江
夏有襄是陵所封師古又謂王陵非安國侯皆不然下文云
因王陵兵南陽以迎太公呂后於沛功臣表云以廢將別定
東郡南陽漢表云以自聚黨定南陽陵本傳云自聚黨數千

人居南陽。又張蒼傳云：蒼以客從攻南陽，坐法當斬。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合而證之。則此王陵卽安國侯明矣。穰侯者，或沛公初封之，或陵聚黨時自稱之，均未可知。蓋陵封安國在後，而前此凡爲二侯。五年臣瓚注引漢帝年紀云：信平侯臣陵。信平當是名號，侯故杜恬位次曰信平侯也。與穰侯爲二。豈信平又別一人乎？若項羽封韓城爲穰侯，在漢元年四月以後，陵實先之。江夏則更不相接，全氏經史問答亦云。

遇番君別將梅鋗與皆降析酈

附案史詮曰：湖本借作皆誤。

乃用張良計，使酈生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因襲攻武關破之。又與秦軍戰於藍田，南益張疑兵旗幟。

案月表畱侯世家及漢書紀傳：沛公以秦二世三年八月攻

破武關九月秦遣將距嶢關

關在藍田南武關之西

張良說沛公張旗

幟爲疑兵使酈生詔秦將以利秦軍解因引兵繞嶢關踰黃

山擊破之藍田南

雍錄曰酈黃山者繞出嶢關之西又引長安志曰藍田關卽嶢關

敘次甚

明此紀不書破武關及踰黃山事則武關乃嶢關之誤當云乃用張良計益張疑兵旗幟使酈生往說秦將詔以利因襲攻嶢關破之又與秦軍戰於藍田南而陸賈二字似衍文畱侯世家陸賈傳及漢書張陸兩傳荀悅漢紀皆無之疑此與漢書高紀竝妄攙陸賈耳

與父老約法三章耳

案漢書刑法志曰漢興約法三章網漏吞舟之魚然其大辟

尚有夷三族之令又攷惠帝四年始除挾書律呂后元年始除三族罪妖言令文帝元年始除收孥諸相坐律令二年始

除誹謗律十三年除肉刑然則秦法未嘗悉除三章徒爲虛語續古今攷所謂一時姑爲大言以慰民也蓋三章不足禁姦蕭何爲相采摭秦法作律九章疑此等皆在九章之內史公只載入關初約耳

十一月中項羽果率諸侯兵西欲入關關門閉聞沛公已定關中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十二月中遂至戲

案十一月當移在上文召諸縣父老豪傑句上行去中字而十二月中四字當在項羽果率諸侯兵西句上蓋約法三章在十一月羽破函谷在十二月月表及漢紀可證也

聞項王怒

案高祖紀書項羽尊君之體宜然況此時羽尚未王尤不宜預呼之下文云項王使卒三萬人從項王北擊齊項王不聽

項王歸漢王父母妻子。紀中前後皆稱項羽。何忽呼王者五。皆當作項羽。

因以文諭項羽。

案羽紀及漢書。乃項伯言之于羽。非以文諭也。此誤。

吾家項梁所立耳。

案項梁當作武信君。說在羽紀。

乃佯尊懷王爲義帝。實不用其命。正月。

案正月當在乃佯尊懷王上。命字下。當書二月。漢紀表與月表可證。

廣不聽。滅荼攻殺之。無終。

案燕王臧荼攻殺遼東王韓廣。在八月。此并書于二月。分封時非也。

諸侯各就國

案十八王已見項羽紀。此處可省。乃祇敘十三王而無魏豹。田安。田市。田都。韓成。又諸國皆言所都之地而代王獨缺。其故何耶。

韓信說漢王

附案說漢王之韓信。據韓信傳以爲韓王信。據漢書高紀以爲淮陰侯。蓋緣名姓無殊。遂彼此雙載。師古兩疑之曰。豈史家謬錯乎。將二人所勸大指實全也。因生斯疑。後竟有以韓王信爲誤而實指淮陰侯者。不知徐廣明云。韓王信非淮陰侯信。師古豈未檢徐廣史記本耶。漢書評林明王慎中曰。是時淮陰尚未知名。班據認爲淮陰信。故特爲補出拜將一節。而以此說爲問計之詞。及其傳韓王信。仍以此說入之。何自

相矛盾合從史記元注

殺田都

案田都走楚非被田榮殺之也此誤

陳餘怨項羽之弗王已也令夏說說田榮請兵擊張耳齊子陳餘兵擊破常山王張耳張耳亡歸漢迎趙王歇於代復立爲趙王趙王因立陳餘爲代王

附案破常山迎趙歇等事在二年十月而此與羽紀皆書于元年者蓋餘之說榮在元年榮并三齊之時觀陳餘田儋傳自明史遂順撫以終其事不復另敘非他處誤亂比也故二年但書曰張耳來見漢王厚遇之

八月漢王用韓信之計從故道還襲雍王章邯邯迎擊漢陳倉雍兵敗還走止戰好時又復敗走廢丘漢王遂定雍地東至咸

陽引兵圍雍王廢丘而遣諸將略定隴西北地上郡

附案漢王定三秦當依此紀在八月爲是月表淮陰傳皆云八月將相名臣表亦云秋也漢書襲雍圍廢丘于紀在五月于表在七月自相牴牾而均非事實蓋四月罷兵就國未必踰月卽出兵襲雍漢書蕭何傳言何諫漢王願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漢王善之則是時漢方暫務休息寧有坐不暖席便爾東伐乎况自戲下罷兵至南鄭自南鄭至雍往返遼遠非旬日可徧者哉當是七月起兵至八月而襲雍也

二年漢王東略地塞王欣翟王翳河南王申陽皆降韓王昌不聽使韓信擊破之於是置隴西北地上郡渭南河上中地郡關外置河南郡

案塞翟之降在元年八月蓋惕于雍王之敗望風而降也此書于二年之首殊非事實至隴西北地上郡渭南河上皆元年八月置是時因重正五郡之疆界復總言之故將相表云二年春定塞翟魏河南韓殷國非至是塞翟始降而置郡也且上年紀中有略定上郡語上郡是翟國若二年始降何以元年八月有略定上郡之文乎塞與翟偕降可互證也惟中地屬雍章邯殺後始置事在六月此言與隴西等郡全置誤矣又月表及漢紀以拔隴西在二年十一月拔北地在正月漢異姓表以拔隴西在十月拔北地在十二月竝謬元年八月已定雍地故有略定隴西北地語時章邯止守廢邱耳

漢王之出關至陝撫關外父老還張耳來見漢王厚遇之案至陝在十月還在十一月張耳來亦在十月此紀皆書于

正月非

更立漢社稷

劉辰翁曰漢書此處有復關中除租稅置三老舉行能賜酒肉等政是兵間規模宏大收拾人心處子長失之

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以義帝死故

案董公乃鄉三老也新城是鄉名其名舊矣至惠帝四年遂置爲縣此時新城尚未爲縣也但攷漢百官表言鄉有三老不言縣亦有三老而漢書高紀二年有擇鄉三老一人爲縣三老之令大事記據之直書置縣鄉三老不知表中何以不載可疑也隸釋亦有縣三老楊信碑又淳南集辨惑曰董公遮說漢王殊切于義理故孟堅全載其說而遷但云說以義帝死故太簡而不備且止于義帝死故則謂之告可也何必

云說哉

悉發關內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

經史問答曰史記注皆不得其說師古略之梅磧以爲一軍由三河以攻其北一軍浮江漢以攻其南是矣然本紀不載南下之軍則竟失之也水經注高祖二年置長沙郡又置黔中郡蓋南下之軍自漢中出先定二郡而有之長沙乃義帝之都而黔中則項王南境乘虛取之所謂南浮江漢也是足以補遺

梅磧乃胡三省身之也

乃取漢王父母妻子於沛

案下又云項王歸漢王父母妻子說在羽紀

塞王欣亡入楚

案漢紀云塞王欣翟王翳降楚殷王卬死此缺不具

更名廢丘爲槐里

附秦之廢邱周之犬邱也。更名槐里。漢志云在三年非也。當依史二年爲是。但竹書周懿王十五年王自宗周遷于槐里。則槐里之名久矣。豈高祖復其舊歟。抑竹書不足憑也。

是時九江王布與龍且戰不勝。與隨何間行歸漢。案布之歸漢在三年十二月。獨此書于二年六月。已後誤。破楚京索問。

案破楚事。漢紀書于二年五月。在六月立太子前。與羽紀合。此誤在後。

三年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卽絕河津。反爲楚。漢王使酈生說豹。豹不聽。漢王遣將軍韓信擊大破之。虜豹。遂定魏地。置三郡。曰河東。太原。上黨。

案豹之反在漢二年五月。淮陰傳作二年六月已誤。此紀及曹相國世家作三年九誤。漢使酈生說豹與遣韓信。擊豹皆在二年八月。虜豹在二年九月。此紀并書于三年亦誤。又太原郡屬趙地。漢滅趙王歇始置。乃連入魏地。更爲誤矣。月表言河東上黨是。淮陰傳又失言上黨也。漢紀亦誤仍史連言太原。

予陳平金四萬斤

附案史漢皆言四萬斤。而唐李嗣真諫武后用來俊臣疏作五萬斤。

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

案漢以二年五月屯滎陽。三年五月出滎陽。月表作七連閏月出誤計之首尾纔十四月。何言數歲乎。當作歲餘爲是。上文固有

相距歲餘之語也

漢堅壁不與戰

附案漢下當有王字史詮曰湖本缺也

饗軍小修武南

附案饗字一本作鄉是也漢書作鄉師古云鄉讀曰嚮

與彭越復擊破楚軍燕郭西

案此以下敘事倒亂幾不可讀當云與彭越復擊破楚軍燕

郭西

北處似缺燒楚積聚四字

遂復下梁地十餘城項羽乃謂海春侯大

司馬曹咎曰謹守成臯若漢挑戰慎勿與戰無令得東而已

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乃行淮陰已受命東

淮陰字誤當作

韓信未渡平原漢王使酈生往說齊王田廣廣叛楚與漢和共

擊項羽

四年韓信用蒯通計遂襲破齊齊王烹酈生東走高密項羽

擊陳留外黃睢陽下之間韓信已舉河北兵破齊趙趙字衍說見羽

紀且欲擊楚則使龍且周蘭往擊之不書主將項漢果數挑

楚軍軍字下說本史漢俱有戰字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

度兵汜水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

大司馬咎長史欣皆自剄汜水上不曰故塞王而曰長史與羽紀全項羽在

睢陽此說為至字依羽紀聞海春侯破乃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

於滎陽東項羽至盡走險阻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

老弱罷轉饑漢王項羽相與臨廣武之間而語問當作問說在羽紀項

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項羽曰始與項羽俱受命懷

王曰先入定關中者王之至病甚因馳入成皐韓信與戰戰字

羽說在羽紀騎將灌嬰擊大破楚軍漢書無大字殺龍且齊王廣犇彭

越說在羽紀

越

善彭越上變

當此時彭越將兵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

糧食漢王病愈

病愈上從漢書

西入關至關中兵益出韓信

已破齊使人言曰齊邊楚

至立韓信爲齊王項羽聞龍且軍

破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韓信韓信不聽當此時彭越將

兵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

劉辰翁曰越苦楚兵此漢事將成也子長重出此語

未必無意辰翁說是漢書謂

田橫往從之項羽數擊彭越等

至陽夏南止軍

案自此至大會垓下皆五年冬事誤在四年也

漢王敗固陵乃使使者召大司馬周殷舉九江兵而迎之武王

行屠城父隨何劉賈齊梁諸侯皆大會垓下

案此事各處所書不全當云漢王

行敗固陵三字乃使使者召大司

馬周殷舉九江兵而迎

行之

武王行屠城父隨

何

劉賈齊

梁諸侯皆大會垓下。隨何不過謁者。僅說九江王。一見此時諸侯大會。無緣置身其間也。史漢各處元無何字。

立武王布爲淮南王。

案布王在四年七月。此誤書于四年之末。應在歸太公呂后前。徐氏測議曰。黥布稱武王。本傳不載。當是叛楚以後未歸。

漢以前假爲此號。猶項羽自稱霸王耶。

楚熊達及趙佗並稱武王。

高祖與諸侯兵共擊楚軍。與項羽決勝垓下。淮陰侯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

案續古今攷云。太史公豈信筆乎。韓信是時爲齊王。書曰淮陰侯。漢王未爲皇帝。書曰皇帝。追書人臣則從輕。人主則從重乎。董份云。至下方尊皇帝。則不宜卽著此二字。余謂高祖

二字亦錯出皆當作漢王淮陰侯當作齊王信又是時周勃
爲將軍其封絳侯在六年何以不與柴武稱將軍而書曰絳
侯耶孔將軍費將軍卽功臣表蓼侯費侯也陳賀封費亦在
六年乃不曰陳將軍而曰費將軍非但與孔將軍之稱姓異
抑且古無以國冠官而稱之者至西京雜記謂孔費二將軍
皆假爲名恐不可信

項羽卒聞漢軍之楚歌

案之字當衍

諸侯及將相相與共請尊漢王爲皇帝

漢書評林曰高祖初上尊號以開四百年丕基自宜鄭重其
事以故班書載諸侯王兩疏及高祖兩讓之詞蓋帝王之規
模如是哉史記失之略矣

甲午乃卽皇帝位汜水之陽

案漢書是二月甲午此缺二月兩字

皇帝曰義帝無後齊王韓信習楚風俗徙爲楚王都下邳立建威侯彭越爲梁王都定陶故韓王信爲韓王都陽翟徙衡山王吳芮爲長沙王都臨湘

案秦改命爲制令爲詔漢遂因之故漢書於高祖未卽帝位稱令已卽帝位稱詔是時封韓彭在正月漢書稱令以未卽帝位也封吳芮在二月漢書稱詔以已卽帝位也乃此以封韓彭在卽位後而又并詔令兩詞爲一端毋乃乖乎至韓信久封韓王不煩重敘蓋十字是衍文漢書無之但當于後文淮南王布之上補韓王信三字耳抑更有疑者本紀以制詔爲重自宜詳載今觀漢諸紀高祖文帝之詔不載頗多景帝

則不載一詔。而其所載詔書。復不若班史概以詔稱之。或稱高祖曰。或稱皇帝曰。或稱帝曰。或稱上曰。體例亦太錯雜矣。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云。文帝紀凡詔皆稱上曰。以其出于帝之實意也。此論殊非。紀中赦天下。賜酺。赦濟北吏民。及除肉刑。議郊祀。何以稱詔不稱上。豈不出于實意耶。而詔詞每與漢書不全。甚且撮舉數言而不全錄。增損字句而非元文。去取之情。固不可曉。擅改之咎。尚復何辭。史通點繁篇謂撰史不妨減略詔書。以武后時史官寫制誥一字不遺爲訾。斯偏說也。且亦因後世詔語冗長。故爲此論。漢詔簡古。奚須裁削哉。至漢書載封吳芮之詔。謂以長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封之。九疑而莫解。蓋是時豫章屬淮南。王英布象郡桂林南海屬南粵。趙佗則芮獨有長沙爾。詔何以言五郡。又高祖

後以南海封南武侯織爲王不知當日分封之制若何文穎皆謂虛奪以封之恐未然

故臨江王驩爲項羽叛漢令盧綰劉賈圍之不下數月而降殺之雒陽

案臨江之殺在十二月漢書與月表甚明此誤書于二月卽帝位後又臨江王之名徐廣一作尉是荆燕世家盧綰傳及漢書紀表傳竝作尉惟月表誤爲驩此必後人因表妄改也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其歸者復之六歲食之一歲案漢書詳述此詔無食之一歲語而詔語數百字史公止摘復諸侯子四句何也

夫運籌策帷帳之中

附案漢書無策字御覽八十七引史作於字疑策字訛然畱

侯世家論亦作籌策也

十月燕王臧荼反

案十月乃七月之誤說在月表

使丞相噲將兵攻代

司馬光通鑑考異曰樊噲傳從平韓王信乃遷左丞相是時
未爲丞相又代地無反者噲傳亦無此事疑紀誤

漢書作
平代地

今高祖雖子人主也

案高祖當依漢書作皇帝

於是高祖乃尊太公爲太上皇

案漢紀高祖于六年三月自洛陽歸櫟陽朝太公五月尊爲
太上皇此書於六年十二月前誤矣但考漢紀五年正月追
尊兄伯爲武哀侯二月追尊先嫗爲昭靈夫人尊王后曰皇

后太子曰皇太子

史不書亦太略后稱皇后則母當稱皇太子乃止稱夫人何也亦僅免于呼嬪而已

不應太公獨未有號皇后之父尚封臨泗侯况天子之父乎乃遲至六年始因家令言尊之真所難曉豈六年以前太公爲庶人乎而太上皇之號定于漢歷唐宋以來皆仍以稱帝父其實此號乃秦正追尊其死父莊襄王者與其效亡秦曷不用趙武靈王稱主父故事耶雖然爲天子父則尊之至不係乎尊號之有無也人主之名不可以壓父而父無尊號豈遂爲人臣自戰國有臣父之說而此義不明于天下家令之言卽齊東野人之語苟悅嘗譏其爲過索隱表出之是已而晉中庶子劉寶對愍懷太子以苟悅論家令爲不然謂家令說是異哉所聞東漢質帝卽位時其父渤海王鴻見存未知當日典禮若何降及後代如魏常道公眞景元元年十一月

其父燕王宇表賀冬稱臣東魏孝靜帝以父竄爲大司馬五代周世宗臣其父柴守禮宋度宗在位福王與芮是所生父帝鼎立則爲大父乃退就羣臣之列以親王出爲節度使皆咄咄怪事又唐世有父母拜王妃舅姑拜公主之令尤爲悖矣

十二月人有上變事告楚王信謀反

附案漢紀告反在六年十月此在十二月者因會陳執信在十二月遂并敘之其實是十月也

田肯賀

附案顏氏家訓書證篇曰漢書田肯賀上江南本皆作宵字沛國劉顯博覽經籍偏精班漢梁代謂之漢聖顯子臻不墜家業讀班史呼爲田肯梁元帝嘗問之答曰此無義可求但

臣家舊本以雌黃改宵字爲肯。元帝無以難之。吾至江北見本爲肯。

因說高祖曰

附案倪本曰下有甚善二字。以漢書及荀紀校之。今本缺也。故此東西秦也。

附案劉攽云西字衍非也。此總承上文。劉必因荀紀刪去西字而爲此說。

乃論功與諸列侯剖符行封

案功臣表及漢書封諸侯在十二月。此敘于正月封荆楚諸王之後非。

七年匈奴攻韓王信馬邑信因與同謀反太原

案韓王之反。此在七年。表在五年。竝誤也。當依信本傳作六

年爲是漢紀表亦云六年九月

立故趙將趙利爲王以反

案信本傳云立趙苗裔漢紀云趙後則將乃後字之誤其後爲陳稀將守東垣也

立兄劉仲爲代王

案劉喜之王在六年正月與封荆楚齊三王全時此誤書于七年二月前也吳漢傳全誤

二月高祖自平城過趙雒陽至長安

案漢紀高祖十二月過趙二月至長安非二月自平城抵長安也劉辰翁以雒陽二字多

蕭丞相營作未央宮

案漢紀此事在七年二月史在八年非

代王劉仲棄國亡自歸雒陽廢以爲合陽侯

案代王棄國歸漢此紀及功臣表將相表在八年九月諸侯王表在九年皆誤當依漢紀表作七年十二月爲是而合陽應作郃陽省作合字此紀及功臣表與漢書高紀王子表吳渙傳並作合陽將相表吳渙傳漢書惠紀並作郃陽水經注四亦作郃陽所謂劉仲城也地理志郃陽屬左馮翊合陽屬平原郡

趙相貫高等事發覺夷三族

案貫高等三族雖論死然其白王不反之後高祖方赦其罪則所謂夷三族者疑是論其罪如此而未嘗實夷其族也不然當是獨赦貫高一家耳

未央宮成

案未央宮與長樂宮皆以七年二月成漢紀及三輔黃圖可證是年特以諸侯王來朝十月置酒未央宮也此與將相表全誤在九年

八月趙相國陳豨反代地

案豨反在十年九月此與功臣表作八月酈商傳作七月傳寬傳作四月竝誤本傳及漢書可證至淮陰侯及盧綰傳以爲十一年反尤誤也豨本傳又誤作七年惟言反在九月是立子恒以爲代王

案代王之立，在十一年正月，表作三月，是誤在後，而此書于冬，又誤在前也。恆字何以不避古禮卒哭乃諱，春秋以來雖生時亦諱之。秦漢諱甚嚴，乃史于紀表犯文帝諱不一而足。景帝紀亦犯孝武諱，皆史公失檢處。文帝紀載有司請立太

子云子某最長當用此例書曰立子某以爲代王卽金滕所謂元孫某也

高祖謂太上皇曰今某之業所就就與仲多亦與此全

都晉陽

附案文帝紀諸侯王表陳豨傳俱作都中都與此言都晉陽不全文紀又言幸太原復晉陽中都三歲租疑當時詔都晉陽而實居中都亦猶韓王信詔都晉陽而請居馬邑耳故如淳注以爲遷于中都也

夏梁王彭越謀反廢遷蜀復欲反遂夷三族立子恢爲梁王子友爲淮陽王

案廢越立恢皆在三月漢紀可據此與黥布盧綰傳竝作夏夷彭越誤也史漢諸侯王表書恢友以十一年三月立若越之謀反夷族在夏安得三月已封恢友爲王乎至史諸侯王

表及漢異姓表以越誅在十年則更誤矣

漢將別擊布軍洮水南北皆大破之追得斬布鄱陽

附案經史問答曰蘇林如淳皆不能言洮水所在徐廣曰在江淮間而不能實指其水胡梅磻曰零陵之洮水也布欲由長沙入粵故走洮水梅磻之言誤九江左右本無洮水而布死于番陽布之封兼有壽春江夏豫章而都壽春豫章在壽春之南番陽又豫章之南長沙又番陽之南零陵又長沙之南非可猝來猝返長沙與布婚雖欲依之然長沙當嫌疑之際使布竟得長驅直入其國與漢兵鬪于洮水則長沙直與之全反矣既不與全反便當逆拒之布安得走洮水乎且布既至洮水而敗矣何以不竟走粵乃返轡而東又出長沙之境重入于淮南國中之番陽而長沙始遣人誘殺之不殺之

于其國縱賊之出而徐殺之何其愚也夫布與長沙婚則必約長沙全反長沙不答所以能世其國而容布入其國橫行乎且布欲入粵不必走長沙布國中之豫章與粵接可以入粵之徑甚多欲走長沙者特望其全反也長沙不答所以逆之于境而誘殺之番陽是布尚未出其國也然則洮水者何水乎曰是蓋九江之泚水也泚與洮相似而譌布敗于蘄反走其國又敗于泚乃思投長沙未至而死于番陽如是則其地得矣泚水見水經顧宛溪欲以震澤之洮湖當之則在吳王渚國內矣益謬

樊噲別將兵定代斬陳豨當城

案豨傳亦言樊噲斬之而噲傳不及則非噲明甚蓋周勃斬之也絳侯世家及漢書可證又世家功臣表及豨傳皆云斬

稀靈邱此言當城亦小異俱代郡縣名水經注十三言周勃定代
斬陳豨于當城也

楚隱王陳涉

案陳涉二字當衍漢書詔詞無之蓋諸帝王皆不稱名也索
隱以隱王爲楚幽王大謬

予守冢各十家

附案此言趙悼襄王亦予守冢十家而漢書云五家史漢載
詔詞不全疑漢書誤

二月使樊噲周勃將兵擊燕王綰赦燕吏民與反者立皇子建
爲燕王

附案擊綰王建全在十二年二月中諸侯王表書燕王建以

三月甲午封誤此與漢書高紀諸侯王表作二月可据今本漢書

高祖兩書三月說刻耳惟異姓表在十一年則誤甚蓋是年二月辛巳朔有甲午三月庚戌朔無甲午也

四月甲辰高祖崩長樂宮

附案御覽八十七引史云四月甲辰崩于長樂宮時年六十二在位十二年葬長陵今史記無之但臣瓚謂帝年四十二卽位壽五十三皇甫謐謂高祖以秦昭王五十一年生至漢十二年年六十三蓋瓚說非也謐言六十三亦六十二之訛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燕代此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鄉以攻關中

通鑑考異曰呂后雖暴亦安敢一旦盡誅大臣又時陳平不在滎陽樊噲不在代此說恐妄

丙寅葬己巳立太子至太上皇廟

案丙寅上缺五月二字，丙寅下行葬字，而以論末葬長陵三字移此，蓋錯簡也。又攷二年六月立孝惠爲太子，何待是時始立？正義以立太子爲帝解之，則與下文太子襲號爲皇帝複矣。漢書作五月丙寅葬長陵，已下已下皇太子羣臣皆反，至太上皇廟，疑已乃已字之重，立乃下字之誤，而正義又云，有本脫已字者，妄引漢書已下者非，則又不然矣。劉辰翁曰，只似多一立字，已乃太子至太上皇廟甚順。史詮亦曰，立字衍文，太子屬下句讀。王孝廉曰，立太子當是皇太子之訛，羣臣皆曰高祖起微細。

案此時羣臣方議尊號，何得先稱高祖？漢書作帝是也。

次代王恆

案恆字當避史詮曰當省。

葬長陵

附案此是錯簡當在丙寅句下

史記志疑卷六終